

家庭作業 靠邊站

約翰·羅斯蒙◎著

黃瑩君◎譯

Ending the Homework Hassle

集結十萬名讀者要求重載的專欄問題

重現江湖

9



Z
G7
18
新

家庭作業靠邊站

家庭作業靠邊站 / 約翰·羅斯蒙 (John Rosemond) 作；黃瑩君譯。-- 初版。-- 臺北市：新苗文化，1995〔民84〕
面：公分。--(教養文庫；9)
譯自：Ending the homework hassle : understanding, preventing, and solving school performance problems
ISBN 957-8942-18-4(平裝)

1. 家庭教育 2. 父母與子女

528.21

84005608

教育文庫⑨ 家庭作業靠邊站

Ending the Homework Hassle by John K. Rosemond

作 者／約翰·羅斯蒙 譯 者／黃瑩君

發 行 人／王聖毅

出 版 者／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段一五〇號九樓之五

電話：(02) 3320430

傳真：(02) 3329817

劃撥：18324544

排 版／文盛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國堡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一九九五年六月初版一刷

出 版 證／局版台業字第60-17號

國際中文版授權／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91 by John K. Rosemon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Andrews & McMeel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5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60元 (原著ISBN 0-8362-2807-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裝訂不良者請寄回更換或向當地書店更換，感謝！

2
G78
188

家庭 作業

家邊站

原著：Ending the Homework
Hassle

作者：約翰·羅斯蒙
(John Rosemond)

譯者：黃瑩君

目 錄

前 言	5
第一章： 困 擾	11
第二章： 結 束 困 擾	
第三章： 激 勵 孩 子	
在我們更深入探討之前	
第四章： 何 時 需 矯 正	
第五章： 何 時 要 留 級	
第六章： 何 時 用 藥 物 治 療	75 33
結 語： 建 立 深 厚 的 基 礎	133 111
關於作者	173 153
	105

前 言

這些日子來，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全國各地為許多為人父母者及團體演講並成立工作室。

當我談到學校事務這個議題，我總會問在場的父母他們協助孩子作功課的次數頻繁否，甚至每天都有。而得到的回應非常典型，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都舉手。接下來，我繼續問舉手的人在他們小時候，父母協助他們作功課的頻率是否和現在的情形一樣。再舉手的人就明顯減少了。

在我的臨床經驗中，父母為小孩的事跑來向我諮詢，大部份都離不開孩子的家庭作業或學校功課。舉幾個簡單的抱怨對白好了：

「比利每次都要我坐在書桌前催他、盯他，才肯乖乖做功課。」

「我知道她自己做得來，可是她就是不肯！到頭來，我只好幫她做一部份，我知道這樣不對，可是如果不幫忙，她一定做不完！」

「他把功課藏起來，一個字都沒寫還騙我們已經做完了。」

「她在學校什麼都沒做，把未完成的功課帶回家，我們只好和她一起做到三更半夜。」

這些怨言、這些議論紛紛，這些一提起家庭作業就咬牙切齒的態度是最近幾十年來的新現象。有許多擔任教職超過三十年的老師便告訴我，通常都會有一兩個孩子試圖不要做功課，但這種問題還不至於演變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今天的小學每一班至少有五個孩子不被信任能自行完成作業。在家裡，他們的父母必需「隨侍在側」盯他們作功課，否則就做不完。在學校，他們的老師通常也會這麼做。一點也不令人驚訝的是，功課問題在國中和高中也十分常見。很明顯地，小孩的功課問題比從前更令大人心煩。

為什麼？這三、四十年來，家庭作業為什麼會成為許多人困擾的主要因素？和幾十年前的父母比起來，為什麼現代的父母會如此直接參與孩子做功課的過程？並不是因為學校課業變得繁重，事實上，自五〇年代開始，課程標準便不斷地減低。

不是因為父母變得更能提供援助。在五〇年代及六〇年代初期的婦女多半不用出去工作。像我的母親及大部份小孩的母親，都會在我們放學後迎接我們入門並看管我們。不過根據我的經驗，我從來沒聽我的同伴說他們的母親在功課上提供任何指導，幾乎很少。我們那一代的孩子一回家就馬上跑出去玩，吃飯的時候再回來作功課，和兄弟姐妹玩耍，做自己的事或看電視直到上床就寢。如果我們需要父母的協助，我們會開口向他們要求（如果他們認為有必要提供協助的話），然後我們會回到房間自行完成功課。

也不是因為老師出的功課變多了。在今日許多課程被排除於教育系統之外的同時，七〇年代老師出的功課份量要比八〇年老師出的超出許多。根據我多年的統計資料，當今老師出的功課絕不會多於我做學生的時候。如果我的小孩有這種情形出現，他們花在做功課的時間不應該比三十年前的小孩多。

究竟原因出在哪呢？為了探討父母較從前更投入孩子功課的原因，以及孩子的功課為什麼會成為他們煩心的問題。我們將著眼點放在今天的父母，尤其是中等或中上階級的父母，他們會過度地投入孩子所做的每一件事。父母會比從前更介入孩子的社交生活、休閒生活以及學業生活。

而這些出於善意的介入，最後會導致父母一肩挑起孩子各方面學習的責任，包括學習如何與他人相處，學習如何選擇朋友，學習如何安排時間，學習如何閱讀、寫字、算數或從他們的錯誤以及各種可能遇到的事物中學習。最後一種情況的後果是非常嚇人的。現代的父母似乎都相信，如果讓孩子按自己的計畫行事，十之八九會出錯。為了防止錯誤發生並不使自己看起來像個不稱職的父母，這些出自一片好心卻容易造成誤導的父母，插手干預完全與他們無關的事務。

事實上，讓孩子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也許會犯錯。但那是好的，因為大部份真正有價值的學習都是來自不斷地犯錯，在此要強調「犯錯」二字。因此，如果刻意避免犯錯就等於避掉了成長學習的機會。道理就這麼簡單。

不久以前，父母會接受所謂的現實。就像我的繼父曾經對我說的：「有些事情必需經歷挫折

方能學習得到。」但今日大部份的父母卻刻意避免所有可能招致挫折的每一件事。他們認為當孩子遭遇挫折時，他會短暫性地變得沮喪，不快樂（對）。沮喪及不快樂會傷害到孩子的自尊（錯）。好的父母不應該坐視孩子自尊心受創而不顧（對）。因此，好的父母應該盡其所能避免孩子遭受挫折。喔，老天。事實上，這種沮喪與不愉快的短暫經驗，只不過是遭受挫折（或是所謂的現實）之後的自然反應。而這種反應正是激勵學習與改變（亦即所謂的成長或自尊）的主要動力。

從五〇年代至今，在教養孩子的一般態度上出現一股潛在的、急進的潮流。在同樣這段時間裡，這股潮流可由各種幼教學眼上的改變反映出來。從前的「育兒」已成為「親子教育」，聽起來變得更嚴肅、更術語化。「自信」變成「自尊」，一個更敏感的詞彙。隨著潮流的改變，新的幼教專家應運而生。在此之前，誰去管哪個人是什麼幼教專家。我們多半會取笑那些人小題大作或什麼的。而現在這些剛出爐的幼教專家，不但頂著懾人的學術頭銜，而且個個擁美侖美奐的辦公室。他們坐在偌大的桌子後面，一邊摸著下巴，一邊說些嚴肅的話。由於他們的「協助」讓養育孩子變得比從前要來得更鄭重其事、更困難。

這些幼教專家告訴所有的父母親，愈積極參與孩子的一切，就愈能顯示出你是個好父母，同時也愈能增強孩子的自尊。因此他們一窩蜂參與孩子的一切。但是，參與愈多，不論孩子或父母就會變得愈焦躁，愈容易出錯。因此，為了預防出錯，他們硬生生地搶走原屬於孩子的權利責任，包括社交、娛樂、學業等各方面。父母承攬愈多責任，孩子就會變得愈不負責任（這是理所當然

的！）。而孩子變得愈不負責任，就愈不容易管教好（理所當然！）。

在這種情形下，家庭作業會成為今日為人父母者最關切的問題以及有那麼多孩子不被信任能自己完成作業，便一點也不令人驚訝了。但且平心靜氣，因為這本書是為了解決上述所有問題而設計的。本書目的在於解決家庭作業所帶來的困擾。如同將球擺在適當的球場上，幫助孩子學習如何使用自己的槳划船等道理是一樣的。

六年前，我在報紙上開闢兩個討論家庭作業的專欄。三個月之後，我收到近十萬封的讀者來信，要求重載專欄內容。這個現象透露出，我在辦公室裡觀察到的事實，並非只存在我所居住的南卡羅萊納州卡斯東尼亞市裡，而是全國性的。因此我決定將它們結集成冊。

在它收編成本書之前，是我在工作室裡的心得經驗。這個工作室的名稱叫：「幫助你的孩子在學校表現成功」（是為父母設計的），另一個名稱：「和父母一同管教邊緣學生」（為教師所設計的），在全國近百處地方設有據點。經營工作室幫助我改進工作內容，讓我有機會與各種不同類型的父母及教師，就小孩的家庭作業有更進一步的接觸。此外，它還能幫我找到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法。就某方面而言，這本書的內容大部份是由那些工作室的聽眾「寫成」的。

在此同時，亦有不少談論家庭作業的書籍出版問世。其中有一本主張，負責任的父母，應該每晚以循序漸進的遊戲方式引導孩子做完功課。但本書卻不這麼做。這本書要教你的事，和孩子的作業保持一段安全距離。

另一本書則以深奧的教學理論大談學習型態及學習理論。它反覆使用艱澀的字句描述左腦和右腦的作用、聽覺傳遞過程、視覺監視程序等。這本書也不這麼做。它不具學術性、不複雜、不具理論性而且讀起來毫不吃力。它是非常實際的，很腳踏實地的東西。

現今坊間所有談論如何幫孩子做功課的書全是鼓勵父母全程參與。但你現在手上拿的這一本卻不同，本書要你站在線外訓練你的孩子，雖置身場外，卻能與場內的各個動作相互配合。

我這麼做是否太極端？一點也不，事實上我的用意不過是想喚回舊日的明智風氣，亦即父母不會過份參與孩子的事務，如做功課；而孩子也會主動做完功課。

難道我在鼓吹父母不要對任何與學校有關的事情感興趣？完全不是。事實上，我堅持父母應該對學校的事情感興趣。我只希望能在興趣及參與、諮商及投入、管理及控制之間劃出一道清楚的界線。

在你開始輕鬆閱讀本書前，我希望你能了解這本書的內容是經過多次研究、測試發展而成的。它會幫助過不少孩子，當然還包括我自己和那些為了孩子做功課的問題在我辦公室急得跳腳扯頭髮的上百名父母。當然，只有那些不聽從我的建議或天生可憐蟲（我便是那半個可憐蟲）的人才會掉頭髮，幸運的是，截至目前為止，上門求助於我的父母都沒有一個是禿頭。

有鑑於此，我可以很誠實地說：「這本書真的管用！」如果你照章行事，在你身上也一定管用！

第一章

困擾

本書的引子是一則小故事。在過去十多年來有不少父母向我重複訴說相同的故事。雖然故事主角及細節部份時有變動，但它們的主題和內容卻大同小異。以下便是故事的典型內容：

比利今年三年級，有一個讓我們很頭大的問題，就是叫他做功課。他的老師必須整天盯著他做每件事情，否則他只會坐在椅子上浪費時間或跟別的孩子聊天。結果，他帶回來的不僅是老師規定的家庭作業，還有未完成的學校功課。他曾經有騙我們說沒功課或功課很少的記錄，因此在放學之前，他必須將當天的作業抄在家庭聯絡簿上給老師檢查是否正確。他一回到家，我第一件事便是看一遍他的作業內容，了解他該做哪些事以及需要哪幾本課本和材料。但是，他卻常忘了——至少他會說他忘了——將作業抄在聯絡簿。我猜老師可能也是聽他這麼回答，所以沒有檢查聯絡簿。遇到這種情形，我要不只好相信他，要不就

打電話問其他的家長。我甚至曾經打電話給老師，我已經不止十次開車回學校拿他忘記的書本或其他東西。

好了（接著一聲長嘆），東西全部拿回來之後，我便要他坐在餐桌上，在那裡我才能就近監督他，指導他做功課，好不容易終於開始寫了。可是他卻拿出學校的那一套來應付我：我只要一離開，他就會開始混時間。到頭來，我只好坐在他身邊逐字逐條地解釋每一道問題。

我必須承認，有時候我會乾脆叫他把我講的答案直接抄在作業簿上。我知道這等於是我幫他作功課，可是我有時候就會忍不住，要等他慢吞吞的寫出答案要等到什麼時候！？

我的意思是，有時候他那樣子就好像沒腦筋似的。每次我們在星期一講好不准再犯，星期二他照樣出錯，我們只好再苦口婆心又勸又罵。可是星期三他又故態復萌，一切又再度重新上演。我知道他很聰明，他的老師也知道他很聰明。他想做的事情沒有一件做不來，但好像學校的功課會讓他變得遲頓或什麼的。我根本不曉得原因出在哪裡，這件事快把我逼瘋了。如果我能明智地處理這件事情，除非奇蹟出現。

因此，從比利回家到吃晚飯的這段時間，我除了要煮飯、接電話、照顧其他孩子之外，還得幫他做功課。我猜你或許會說我的生活不僅只有我一個人。可是比利他爸爸下班回來差不多六點左右，那個時候我們已經將桌上的書本撤走，開始擺餐盤準備吃晚飯了。等我們吃完晚餐，桌子收拾乾淨，那些書又擺上來。

妳可以等到八點再找我一起督促比利做功課啊。可是，等一下！比利星期二、四晚飯後要打棒球，星期三下課之後要上鋼琴課。那幾天我們不就要奮戰到九點、十點。別開玩笑了！每天早上他上學之前，我都會確定比利該帶的東西是否帶齊了。因為我已經有過好幾次當限時專送，幫他送忘在家裡的作業。

我真是不明白，他們班上其他小朋友的母親告訴我，他們的孩子差不多三、四十分鐘就做完功課。可是我們家這個卻要花三、四個鐘頭。當然，還有比利帶回來的學校作業，可是這些總不需要花這麼久的時間才能完成吧？

每當所有功課好不容易做完之後，我早已筋疲力盡了。有時候，我會失去耐性對比利大吼大叫，我一叫他便哭，這麼一來，讓我覺得自己十分挫敗。然後，我的丈夫就會過來責罵比利不該惹我生氣。然後我便會辯護，說錯不在比利。接下來的情況便會愈演愈糟。

我對這整件事有什麼感想？有時候我會覺得比利一定哪裡有問題，也許是學習障礙或什麼的吧。可是他在學校接受過學習評量測驗，卻發現一切正常。接著我就會想他大概比較沒有自信心，他藉這種方式來引起我的注意和關心。或許自從他的弟弟、妹妹出生以後，我比較不再那麼注意他。或許他覺得自己被忽略或什麼的。我真的一點頭緒也沒有。我的好朋友說比利在控制我，可是我不明白，怎麼可能？到最後，他痛恨做功課，我也一樣。如果說他控制我，那他豈不是自討苦吃嗎？你說呢？

像這樣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遊戲

雖說每個孩子的情形不盡相同，但從這些父母口中敘述出的故事卻大同小異，而且還有幾個共同的特徵。

首先是「家庭作業捉迷藏」現象，亦即所謂的「家庭作業躲貓貓」。在這個遊戲裡，媽媽（幾乎每一次都是媽媽扮演這個角色）會費盡心力試圖了解比利（或蘇西）當天晚上該做哪些功課。媽媽會將比利的書包一把搶來尋找所有可能的線索。她會從他的家庭聯絡簿上尋找蛛絲馬跡，她會打電話給其他小孩的父母，給他的老師，她還會幫他查星座圖表。在她忙來忙去的這段時間，比利啥事也不幹，就是坐在一旁等。

接下來就是我所謂的「偵測型管教方式」，也是個非常值得重視的例子。我們注意到，媽媽要比利在餐桌上或廚房工作台上做功課，這樣她才能「監督」他，也就是說，她要守在他身邊，督促他，催他，討好、哄騙他，指導他，甚至替他做他原本可以一個人好好做完的事情。這些做法只會讓事情愈變愈糟糕罷了。

在此同時，比利會衍生出「喔，我好笨」的心態。而他的表現，以他母親的形容便是：「他好像沒大腦似的。」他會忘記那些每天反覆灌輸進他腦袋的一切事情，他甚至無法思考；當他碰到像下面這麼簡單的問題時：「請用『我』、『坐』和『桌子』這三個字彙造句。」他搖筆桿的速度甚至比蝸牛爬行還慢。該減的時候他加，該劃圓的時候他卻劃線，那種模樣像足了服用過量鎮定劑的人。

這一切在「家庭作業馬拉松」達到最高潮。亦即三十分鐘的功課得花三小時才能完成。

最後，比利和他的父母合演了一齣「我們都是傻瓜」的鬧劇。在她以同樣的姿勢維持了數小時之後，她已徹底地失去耐性，比利開始哭泣，爸爸一看怒不可遏，結果反而使媽媽僵在比利父子倆中間，爸爸見狀更加暴怒。到最後搞得全家人一整晚雞飛狗跳，都不好受。每個人都帶著極差的情緒上床、噩夢連連。

上中學之後

上了國中之後，比利的父母從未發現任何紕漏，直到期中考成績單發下來。在那之前，比利會想辦法攔截成績單，所以他的父母從來沒看過他的成績單。他們想，沒有消息大概就是好消息，所以也不多加追問。不過，當他們主動向比利要成績單看時，比利便會找各種藉口百般解釋成績